

俱察兵

L124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第十種

偵察兵

王劍作

新中國文藝叢書第十種

[文學・藝術]

偵 察 兵

定價 3,400

作 者 王 劍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(1—22000)

華文印刷局印刷 德慎裝訂所裝訂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內 容 介 紹

作者曾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，經過風雪漫天的長津湖戰役，及漢江日日夜夜的第四次戰役後寫了這三篇小說。因為作者生活在偵察營裏，對偵察兵們有着強烈的戰鬥友誼，在『偵察兵』這篇小說裏，作者歌頌他們的機智和勇敢，尤其從偵察連長那個人物身上體驗出英雄的高貴品質。『程老爹』是描寫一個居住在朝鮮的華僑『金達萊』刻劃着一個在戰鬥裏成長的朝鮮姑娘 在這些人物身上都可以感染到濃厚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。

目次

偵察兵·····	一
程老爹·····	八
『金達萊』·····	一〇一

偵察兵

一

一九五一年的初春，敵人用了十幾萬兵力佔領漢城，向漢江北岸冒險進攻。

志願軍的抗擊戰線從漢江南岸轉移到漢江北岸了，×部在距離漢城四五十里的議政府一帶佈置好防禦陣地，準備在這個陣地前狠狠地揍一下冒進的鬼子。仗打得夠猛，指揮部將偵察營也用上，去抗擊。

偵察營的陣地是在議政府西邊三里地的莊子背後，這個莊子叫三成里，三面都是山，祇有前面是較寬闊的平地。山脚，山上滿是樹林子，春天，樹林子是一片翠綠，像穿上了軍衣。現在偵察兵就在山頭上挖好結實的防禦工事，那支着泥土的木柱子都可當作造房子的棟樑用，木柱子上邊還蓋上三尺厚的泥土。

『有這樣的泥洞子，抗擊起來可頂事！』

『他奶奶的，這可不讓鋼骨水泥的。我可以說，鬼子化多少砲彈、屍體，我也不離開這裏……』

當偵察兵修好工事時都興高采烈地嚷着。一個個搓了搓沾滿泥巴的手掌，笑嘻嘻地瞧着這一筐土、一根木柱子築成的『戰鬥的家』。

偵察兵憋了好久，才輪到打這一次仗。前些日子裏他們瞧着兄弟部隊在漢江南岸打仗，確有點眼紅，再說，他們閒不慣，『駿馬關着要踢槽』，偵察兵沒有任務也閒不住，不是跑連部，就是找班長，成天不停腳。

說真的，偵察連長自己就這樣。他可以說在部隊裏長大的，十七歲前幹過兩年多水手，以後就扛大槍打日本鬼子，揍國民黨反動派，又參加志願軍，不知道打過多少次仗。但是他一聽到戰鬥，殲滅敵人，就來了勁。這次他接受到在三成里抗擊十天的任務後，心裏就熱呼呼的，兩隻烏黑的眼睛就特別閃亮。

他個子矮，心眼兒細，敵人的花招一過他眼就搬弄得希里嘩啦。他那枝盒子槍在偵察營能數得上的，一聲槍響可以倒下一個鬼子。還有他那兩條像鐵打的大腿，可以

成天成夜地跑，但是一攔下來就怪癢癢。偵察連裏一提起連長都會翹起大拇指來，營長，教導員都親熱地喊他『老焦』，其實他的名字叫焦一田。

敵人的砲彈落到三成里的陣地上了！莊子被打得冒起煙火，山頭的樹林子也一塊、一塊地焦黑。但防禦工事裏倒挺安穩的，砲彈落得很近時，祇不過木柱子震動幾下，滴下一些泥灰。

焦一田坐在防禦工事裏的電話機子旁抽着煙，連指導員李明在燭光下寫東西。

『他奶奶的，鬼子的砲彈真便宜，成噸成噸地落，這還不是白搭啊！打仗要比意志……』焦一田爽朗地笑着。

『是啊！夥計！戰士們祇當這些砲聲是耳邊風，喏！你瞧這些，這才是我們打的仗。』李明拿出一疊偵察兵寫的決心書，『一排長黃彪寫的挺有勁：一排保證加倍完成任務，打到最後一顆子彈，最後一個人都堅守住陣地……』

『一排長過去扛過機槍，打硬仗是怪利害的，這次重頭戲要他們一排唱呢！老李，我告訴你一樁趣事兒。上一回我到漢城找×軍指揮部聯系情況，軍首長說：「一整天敵人打了一萬發砲彈，部隊裏祇受傷三個人！」你說，他怎麼計算的？他叫警衛員拿

黃豆來，聽見一聲砲，就放下一顆黃豆。後來警衛員向他彙報黃豆積成一大堆，數了數倒有一萬多。」

李明被焦一田逗笑了，但焦一田却翻着偵察兵寫的決心書，一聲也不吭。

天暗了下去，各處防禦工事裏的笑聲，歌聲却響了起來，焦一田在防禦工事裏也清楚地聽到。

焦一田擦着槍，一面想着：「敵人今天打議政府東邊，明天就會上這裏來。反正什麼事都安排好了，早些來仗可以打得更漂亮些。」嘴裏輕輕唸着：「明天！明天！」走出防禦工事。

焦一田走後的五分鐘，一個防禦工事裏歌聲、笑聲就響得更熱鬧。他們在唱着營長寫的槍桿詩，由文工團編成譜子的歌。

偵察兵！地上的老鷹！

偵察兵！部隊的眼睛！

偵察兵！鐵打的腸子，鋼磨的心，

哪裏有戰鬥，哪裏就需要我們……

在雜亂的歌聲中，有唱得特別高的，還有一個是喉聲發啞的。偵察兵是熟識這些歌聲的，聲音發啞的是一排長，嗓音高的就是連長。

偵察兵

焦一田起得很早，提着望遠鏡到各班陣地上視察。

天色漸漸亮晃晃起來，偵察兵也抱起槍到防禦工事門口耽着，黃彪瞧着焦一田笑了笑：『連長，你說今天能不能輪到我們，要不然同志們的槍又要重擦幾遍。』

『沒問題，鬼子打仗有這麼一個特點：他們老是畏畏縮縮的，尾巴夾在大腿裏，一有響動就要逃跑。昨天他們打議政府東邊的莊子和山頭，那是右翼，今天就是我們這裏所謂他們的左翼了！』

『說真的，』一個個偵察兵挺起了身子。

『那還有什麼錯，你們填飽肚子，塞滿槍膛等着就得了。』焦一田裂開着嘴巴，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齒。他一面却舉起望遠鏡瞧了瞧，『來，一排長！我們左邊的山頭滿是巒石，鬼子們不會看中的，而你們陣地是較吃重些。如果今天他們光從正面衝上來，那我想帶着三排一個班從左邊插過去，諾，那巒石上面是一片多好的蘆葦叢！』

黃彪點着頭，心裏有了個底。「對！連長，我們掩護你，用火力吸住鬼子，等着你動手。」黃彪低着頭，瞧着那片濃密的，像豬毛一樣多的蘆葦叢，發出會心的微笑。

大清早，鬼子的『送死隊』還沒有來報到，偵察連陣地上空就來了八架敵機，嗡嗡，嗡嗡，比蒼蠅還討厭。敵機盤了幾圈，丟下許多炸彈，偵察兵在防禦工事裏就嚷起來：『開起鑼啦！伙伴們！』

偵察兵在敵機過去後，就在陣地等着，許多雙眼睛落到山脚戴着鋼盔的鬼子兵身上。鬼子們向山腰上移動，慢吞吞的，像蚯蚓遊動那股勁兒。

『喂！營長嗎？今天我們一連可接上買賣了。』

『是嗎？我們估計對啦！有多少敵人，鬼子還是李偽軍？』營長回答的聲音很沉。

『在山脚光景有一個連的鬼子，現在有一個排向山腰爬來，他們對着一排的陣地，那是山頭的正面……營長！有什麼指示嗎？要不要「活情報」？』

『好！要的，我等着你們的喜信兒。』

焦一田擱下了電話筒，就從交通溝裏鑽到三排的防禦工事裏去。

鬼子們的砲彈，子彈向山頭上撒下來。山頭上昇起了煙火和泥灰，焦一田嘴巴裏，耳朵裏就沾滿了泥灰，他吐了一口唾沫，沙子在齒縫間被咬得格格地響。

敵人逼近一排的陣地了，『八十米，六十米……』偵察兵就頂上了槍火，搬出手榴彈。『同志們！開火！』黃彪發啞的嗓音一響，子彈、手榴彈就響開了。敵人並沒有一觸就退，伏在山坡上狠命地還擊。

焦一田帶着三排的七班從山左邊的礮石上匍匐着，蘆葦叢微微地抖動起來，可偵察兵像蛇一樣穿了過去。他們穿到蘆葦叢的盡頭時，焦一田揮了揮手停了下來，這時他們已在敵人右下側五十米達了。鬼子們絕對沒有想到在背後會隱藏偵察兵，他們祇顧着向山上射擊。

『那個拿紅旗的一定是鬼子的軍官，揍倒他……』焦一田心裏盤算着，從背後偵察兵的手裏接過卡賓槍，他怕盒子槍打得不準。他的眼睛亮了一亮，提起槍，『砰』一聲，拿紅旗的鬼子在山坡上滾了幾下，手裏拿的紅旗骨碌碌地滑下山腳。

『幹哪！』焦一田喊着，卡賓槍『砰砰』地響起來。

鬼子們驚恐了，想掉轉槍口射擊蘆葦叢時，那偵察兵已像箭一樣捲過來。三十多個鬼子在偵察兵槍下死的死、溜的溜。山坡上祇剩上四個活着的鬼子了，兩個已受了傷，另外兩個跪在地上，手裏飄着兩塊骯髒的白手巾……

『清掃戰場，』焦一田命令七班偵察兵，自己帶着兩個偵察兵將這四個活寶連推帶拖地送上山頭。

山脚下飛上來像雨點一樣多的子彈，但山頭戰壕裏回答敵人的是熱烈的哄笑。

焦一田在防禦工事裏坐定了，瞧着那躺在牆角的四個美國兵，和繳獲過來的十幾枝卡賓槍，閉住嘴笑：『老李：咱們第一砲可打響了！』

『汪冰時常向我們一連要活情報，今晚就夠他忙的了，』李明揮了揮手，沉着的臉上抹上一絲笑容。他說的汪冰是指營部的英文翻譯，因為偵察營的翻譯是專門瞭解俘虜情報的。

『是啊！今晚我送俘虜到營部去。』焦一田想起在黃草嶺下逮回六個睡在篷帳裏的美國鬼子，營長樂得眼睛變成一條線，汪冰那小伙子蹦着跳着的情景。

敵人的『弔喪砲』又響起，幾顆砲彈落在他們防禦工事的洞口。焦一田的頭頂

上撒了許多泥灰，砲彈的濃煙透進洞子裏來。『敵人將發動第二次衝鋒，』他想着，濃煙使他噓口，不斷地咳嗽。他拿起槍衝出濃煙，向一排的陣地走去。

一整天，敵人發動了五次衝鋒。當偵察兵打下敵人最後一次衝鋒時，已經是黃昏了。

偵察兵一離開戰壕就紛紛到連部防禦工事裏去，他們想瞧一下今天連長抓到的美國鬼子。雖然他們已瞧夠了山坡上四脚朝天的鬼子屍體，可對於活的，瞧的勁兒可大呢！連部門口已擠得滿滿的，焦一田在裏面就嚷：『同志們！讓一讓開。通信員！我們走吧！』

連炊事班早將担架弄好，將兩個受傷的俘虜擡上去。焦一田第一個從人縫裏鑽出來，接着是兩副担架，兩個會走動的俘虜，與三排幾個護送的同志，連部的通信員。焦一田笑着，揮動他的胳膊：『同志們！今天辛苦了，我到營部去捨個信，要營長給你們報功。』

『連長才辛苦！』

『瞧，這幾個俘虜的傻樣子，好像祇留着一口氣兒……』

偵察兵談着，笑着，人叢裏升起歌聲，他們忘記了整天戰鬥的疲勞。他們瞧着連長、担架和背着三四枝卡賓槍護送的同志漸漸走遠了，就揮了揮帽子——營部離一連陣地祇有一兩里路。

一抹斜陽照着一連的陣地，照着將要走遠的担架和俘虜。在頭裏走着的連長的影子是那樣的輕快，一溜煙就滑下了山坡……

天漸漸黑下來。

一連在陣地上抗擊了五天，由三連換防。

經過這樣五天激烈的抗擊戰後，一連從一百二十人減少到一百零。雖然有傷亡，但偵察兵對敵人的仇恨却頂替了嚴重的減員問題，每個人的戰鬥意志比烈火還要旺熱。

焦一田爲了解決連裏的人手問題，把傷員留下的槍枝彈藥給炊事班，連部工作班，這樣一連就無形加上兩個班了。工作班的文教、衛生員、理髮員、與炊事班的炊事員背上卡賓槍，與亮晶晶的子彈帶後，個個都精神飽滿，摩拳擦掌，準備打一個漂

亮仗。

『再抗他三個五天又怎的，祇要很好組織人力，炊事班都能抗擊一陣子。』焦一田心裏盤算着，覺得渾身都是力量。『戰鬥就是這個樣，強些的倒下去，弱些的就站起來，哪兒來這麼多老戰士啊！偵察兵也就是將生命放在槍口上，才成爲偵察兵……鬥爭，與美國鬼子鬥爭，誰說不殘酷。但祇要心堅，廢鐵也鍊成鋼，像我們這裏誰不是硬骨頭，幹吧！三個月後你們不但是阻擊兵，而且是優秀的偵察兵……』他回想着與炊事班，工作班談的話，緊緊捏起了拳頭。

真的，一連雖然撤了下來，可焦一田沒有閒着。白天與指導員李明研究前五天抗擊戰的情況，因爲偵察連打硬仗自跨過鴨綠江後這是第一趟，想找出一些經驗，使下一個階段的戰鬥打得更漂亮。夜裏他就鑽到炊事班和工作班的防禦工事談些打仗的方法。這一陣子雖然他忙得這麼緊，可他並沒有絲毫消瘦，兩隻眼睛格外有神。

但不愉快的事情却發生了！這是一連撤下後的第四個下午，防禦工事裏的電話急促地響着。像往常一樣，焦一田順手拿起電話筒，但這一次他的臉沉了下去。

『啊！什麼？三連丟了陣地……』他急忙放下電話筒。